

《菩提資糧論》 第七講



今日繼續探討《菩提資糧論》，我們上次就在講菩提資糧的法體。法體就分開兩個部份，第一是正取六度，正取六度，我們講是分開丁一、丁二、丁三。我們在講菩提資糧，這個般若波羅蜜多是導首，是最主要的資糧。其餘那幾個，九波羅蜜多，或者五，加起來四，九種波羅蜜多是次要的資糧。餘度是其餘的波羅蜜多，包括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那五種，這五種就在以前已講完。

另外就有四種波羅蜜多，那四種波羅蜜多就是方便善巧的波羅蜜多，我們都交代了，即是要第七地才能夠圓滿。另一種叫願波羅蜜多，在第八地才能夠圓滿。如果是願波羅蜜多能夠圓滿，這就不會退轉了。如果願波羅蜜多不圓滿，就有可能由大乘修行，修行到小乘去，就不再修大乘，願不夠。第三種，我們叫力波羅蜜多，我們上一堂繼續在講，和最後一種叫智波羅蜜多。在力波羅蜜多當中，有好多種力的，一種叫做福報的力，那我們講完了。那第二種力，我們叫神通力。我們繼續講，福報力來講，有十種福報力，接著今日講的是神通力。那神通力就是甚麼？要修四神足，要修四神足，使到我們有神通。即是「謂四神足善修多作已」，那就可以有各種的神通，就可以產生各種神通了。甚麼叫做四神足呢？大家如果讀小乘、研究小乘的人，很清楚了。即是有四樣修行，一種叫做欲神足、第二種(是)念神足、第三種(是)勤神足、最後一種叫觀神足。透過這四種觀行，就會產生很微妙的神通，那麼大乘很重視神通。

因為神通是力波羅蜜多的一種來的，神通的力量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弘揚，去弘揚佛法和普度一切眾生。神足能夠善修、多修的時候，就得到「希有神通力」，利用希有神通的作用，可以調伏有情的。使有情，如果有一些有情可能很強悍的、毀法的，你用神通就可以降伏他、調伏他，使到他對佛教的法、教義能夠接受的。神通有那麼多好處。下面就講了各種的神通，他舉例了，「彼以希有神(通)力(量)」，可以顯現三樣東西。第一，可以顯示色，又可以顯示力、又可以顯示住持，這些神通。「若

色、若力、若住持等」，都能夠顯現。那麼，甚麼叫做利用神通顯示色？色是物質的，色即是這個物質現象，顯示特殊、稀有的物質現象出來。下面那段文字是解釋。如果眾生應該用一種色像，色就是物質的一個影像，來到調伏。

即是一個人如果能夠修到一個神通力量，就可以以此色像在彼彼像的眾生面前示現出來。示現甚麼？就舉例了，可以示現或者佛的一個像，可以示現一個獨覺像，可以示現是一個聲聞像、又可以示現帝釋或天帝，示現帝釋的像，又可以示現梵王的像，又示現護法轉輪聖王等等色像。乃至到又可示現其餘的色像，好像畜生的色像都可以，這些他可以變化無窮。你可以在眾生面前，如果他只是有色像在面前出現，他才能夠調伏，那你可以變一個佛的像出來，變一個佛的樣子、變一個菩薩的樣子出來、又變一個獨覺辟支佛的樣子出來、又可以變一個阿羅漢的樣子出來，甚至變一隻狗出來又可以。

這個就是神通了，這種力叫色的力，這個叫色的力。色即是物質現象。至於有些眾生就需要這些力的，來幫助他去了解佛法，要去調伏這些眾生，如果你無力的時候，你是調伏不到的。他作惡的，你使到他不作惡信佛法的時候，要利用一種特別的力量，去調伏他。那麼，這些眾生多數是怎樣呢？「若有多力」的眾生、「憍慢」的眾生、「瞋怒」的眾生、「兇惡」的眾生、和「自高」，自己以為自己了不起的眾生。這些眾生應該以這些力來到調伏他們的時候，這些菩薩就能顯示力量出來。下面舉一些力量了，很令人懼怕的力量，可以舉一個「大力士」力量，很有力的武士。又可以舉一個天上，叫做「那羅延」的力量，那羅延是一個力士來的，是毗紐天裏面一個很有力量的力士。力士可以不用百分之一百的力士力量顯現，可以顯示四分，即是十分之四的一個那羅延。又顯現半個那羅延的力量，又可以顯現完全一個那羅延的力量。一個這樣的力量，譬如羅延有幾多力量呢？

就舉一個例子，如果有一個山，我們叫它做須彌山，這座山「高十六萬八千由旬」，由旬的字又譯作踰闍那。甚麼叫一個由旬？如踰闍那，即是一個由旬，一隊軍

隊，一日行軍的路程那麼大的距離，可能幾百里，即是一個由旬有幾百里，有幾百不知道。即是大致一個行軍，一日行軍的路程的距離、廣度。一日行軍的廣度，叫一個由旬。須彌山幾大呢？有十六萬八千日行軍那麼遠的距離。那麼就是很大的距離。那麼「寬八萬四千由旬」，那麼大的距離。這個須彌山那麼大，即是須彌山很大，數字就是天文數字，天文數字那麼大的那個須彌山，如果它，有些人有一些神通力量，就可以用三隻手指，舉起須彌山，舉起它，由這個世界擲到他方世界，擲的時候很簡易擲，好似一個果，即是菴摩勒果，好似合桃，它不是合桃，是一個果實。印度的果實，好似合桃那麼大，一個合桃那麼大，你擲會難的。你由一個世界擲去第二個世界都難。現在何況你將須彌山那麼大的地方，可以用三隻手指取起它，取起它都難，取起它之外，更要從一個世界擲去另一個世界那麼遠，這(神通)力是可以想像，這個是誇張法，印度人很喜歡誇張。誇張力的不可思議。即是說對某些眾生，有一些他們是很兇惡的眾生、他們是自大、他們是驕慢、自高的眾生，你只有力才能克服他們，所以其實你講仁義是不行的。

有時候，不能夠完全講仁義，某些眾生的根器需要惡的時候，弄一個比較兇惡的像出來，是嗎？和用力量去降伏它、要調伏它的。那些眾生需要這樣的力量，調伏它的時候，你就應該用這些力量去調伏。你修菩提資糧，要修一種這樣的力，要修這麼大的力。釋迦未成佛之前，然後他做太子，他都顯示這些力了。整個象那樣擲開，可能同這個觀念，就是一種力波羅蜜多。因為釋迦以前一定修過力波羅蜜多，為何他再示現這個世界的時候，他未在菩提樹下未成正覺的時候，都可以那麼大力？用少少技巧，示現一個少少的像，能夠整個須彌山擲過去，由一個世界擲去另外須彌山的世界。這些叫做力了，顯示出這個神通力，「若色、若力」。

那甚麼叫做「住持」？我省略了資料，因為太長了，這個「住持」，住即是說…先解持，持是將佛法能夠護持它，使到久住這個世間，這樣叫做住持。那麼，即是如果一個住持的智慧，你如果修到，是一種力來的，意思即是怎樣？即是有些眾生是很大力，很驕慢、很瞋怒的，是人都憎恨、他是兇猛的、兇惡的、是自高，那你向他

講佛法是不可行，你是普通智慧是不行。顯示一些特別神通力，使到這些眾生都由於你向他們說法，而這些那麼難說法的眾生，都可以使到他們可以接受佛法。這些的力量叫做住持的力量。這些是神通，透過神通，合起來，所有的又叫做神通的力，即是第二類的神通力來的。第三類叫做「信力」，有「福報力」之外，還有「神通力」要修行，修這種神通力，修這些福報力，那修一些信力，解釋了。「(對)於佛、法、僧及菩薩行中，(你能夠)信解(一向)不會(可)沮壞。」這種叫做信力，是「佛、法、僧及菩薩行中」，你能夠信解一向不可沮壞的。甚麼叫信解?看一看這個詞，信解不是迷信，透過理解然後才接受。

對於真理、對於一個高品德的人，對於我們能夠成佛的力量，你能夠透過理解而信受不疑，這樣叫信解。信與解結合的，不是迷信，是理性的，是理性透過理解，然後才能夠接受的。於是你能夠一向不可沮壞的緣故，所以有些天魔來搞你，你都不用害怕，你都不會退轉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些惡魔變化佛身，來「隨於何法，欲壞其信」。譬如你信佛，譬如四聖諦，於是，天魔希望使到你不信四聖諦，如果對十二因緣，你相信的話，可以搞到你不信的。所以因應你甚麼法，那些天魔變成佛的身，來到將法來到講壞，你怎樣呢?菩薩因為他有信解力緣故，這些天魔不會搖動菩薩的信力，叫信，任何的力干擾你那個判斷。這個是信解都不會成就。如果你無這些這樣的力，就可能別人跟你講一下，你就如風擺柳，無定，即是你的信心不得堅固，如果有這樣的信心，即是你透過神通力，神通力一部份來的，不是神通力，另外一種力，叫信力。如果你有信力的時候，即使有一個天魔變佛現前，跟你說另一套的教法，你都不會動搖。

因為你有信的力，信力。譬如以前有一個禪師，他說：「即心即佛」，信受即心即佛，信受了之後，那位老師又找第二個人試探他。他說現在老師又不講即心即佛，他就講甚麼?非心非佛，但是這位大梅禪師，那位禪師的名字，叫大梅禪師。他說：「我不理你講甚麼，我總是相信『即心即佛』，我不管你講甚麼。」那麼試探完之後，那個人就向禪師報告，老師說：「梅子熟已。」不動搖，(禪師)特意派人去試探

他，說老師講第二套法，因為他有信力，即是他的信不是盲從，不是隨信行的，是隨法行，即是跟道理了解，確實如此，佛再講第二套，我都是相信原有那套。於是，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真理，依真理不是依這個老師講一套東西，我們就接受，不是的。「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」，吾師即是我老師。我不是因為他是我老師，他講的說話，我相信，所以你因為他是老師說話，你相信，那些魔就會變你老師的樣子在你面前，講另外一套法給你聽，那你就無所適從。那這個意義就是這樣，是隨法行來修行。依法而不依人，這樣就不會讓天魔來到打擾到你。

所以佛，釋迦牟尼成佛之前，他都要降魔的，因為降不到的時候，因為你就不懂真理，你的信力是有問題。另一種力叫做精進力，菩薩如果發起精進，「與彼彼善法相應時」，勤行精進，這個精進不是跟惡法相應的，是善法勤行精進的時候，於彼彼處，他的精進力是牢固力就產生堅固你的力，堅固了，不會被人動搖的。「隨所奉行」，或是天、或是人，都「不能動壞」你的精進、中止你的精進。「若天、若人，不能動壞，動令中止」，這種精進力就是菩薩應該修行，不會受任何人干擾你、終止你的，這種就是第四種。那第五種力，叫做念力，念是記憶，即是你記憶很清晰，不會記錯、不會忘念、不會失念，這處是指具有圓滿的念力。即是第九地菩薩本來就具有這些力，圓滿的。如果未到第九地只是修習一下念力。念力又怎樣呢？

「住彼彼法處」，說對某些教法，住即是對，法處即是教法，對真理、某些道理。「其心安止」，心對道理是完全認同了，安於真理那裏。「諸餘煩惱不能散亂」。煩惱不會干擾你對真理的理解和記憶的。所以「以念力持故」，把持你的心，用定力來把持，你會記憶來想，可以把持你的心，「破諸煩惱」，因為煩惱不會干擾你的記憶，相反，你記憶清楚，煩惱不能起，因為為何？散亂的煩惱是一種隨煩惱來的，是嗎？這個煩惱指散亂、掉舉、昏沉這些煩惱，不是貪瞋癡，因為貪瞋癡一早起不了。掉舉、昏沉、散亂的時候不會干擾你的念力。不會干擾你的記憶力的，相反你記憶力降伏它，使到那些錯亂的、掉舉、昏沉、散亂的煩惱，不能起、不會起。那些「諸煩惱不能破壞菩薩所念」。只有用念力去遏制散亂等等煩惱，反之，掉舉、昏

沉、散亂這些煩惱，不會影響干擾你的念力，要這樣修行，要這樣就成功了。

第六種，我們叫三摩地力或者三摩提力者，三摩提力是定力，念定慧，念力和定力下面是慧，這個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七種其中第六種。叫三摩提力，即是三摩地，三摩地即是定的意思，即是使到心能夠等持你的觀境，你所觀的境能夠平等持心，這樣叫做三摩地，samādhi。我們怎樣平等持心？譬如你打坐，要地方很寧靜、很清靜的地方，車子響聲，你的心就散了，入不到定了。原因是你未得這種三摩提力、三摩地力，相反，如果你的修行對於力，是圓滿的修行者，如觀音菩薩，即使「憤鬧中」，即是鬧市中，很嘈吵的地方，或者「遠離行」，即是你在一個「憤鬧中」來修行，或者你遠離憤鬧，一個清靜環境修行，不管你在清靜環境、不管你在一個很嘈雜的環境鬧市修行都好。「諸有音聲及語道所出，不為聲刺障礙初禪」，不會因為聲音，有人說話而發出刺耳的聲音，使到你不能夠入初禪，這樣換句話說，即是怎樣？即是如果你那個三摩提力做到到家，附近鄰居開著 Hi-Fi，很嘈的地方，他們又唱「卡拉 OK」、跳舞，你一樣可以入定。不只九等住心，根本入初禪。在遠離嘈雜地方的時候，你又可以，在嘈雜的地方，又可以的。在清靜的地方，都會干擾你的，因為很清靜地方，突然間有小鳥「嘩嘩」那樣叫，你就會出定的。

所以有一句詩，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，為何呢？因為很靜的地方，小鳥叫，你又會聽得清清楚楚，本來那小鳥在山上叫的時候，是干擾你的。不過你是一個很高深修行的人，所以小鳥叫的時候，那個境顯示的地方很清靜，更加清靜，在林間有些蟬叫，就顯示那個地方是清靜，如果不清靜的時候，蟬叫是聽不到，被其他噪音是蓋過牠。修行人應該在寧靜環境裏來到修行的。但是寧願環境有些人為的因素，或者非人為天然因素，是干擾，如行雷聲音，「乒乒砰砰」，那麼你會出定。但是一個有三摩提力的菩薩，他就一樣，(就算)怎樣打雷閃電，怎樣嘈雜，他都可以入到初禪。但是為何會入初禪呢？好似很嘈，為何？

因為大家知道初禪的時候，耳識未停，耳識、眼識和身識在初禪，尚未停的。

「眼、耳、身三二地居」，即是初禪仍然有活動，就可以干擾你，即是普通入初禪的人，如果是行雷閃電，大的聲響，因為你的耳識是收到，你的耳識未停。你應該聽到東西，初禪就聽到外界的境，外面嘈雜聲音是干擾你的，你是普通人。但是一個菩薩，得到三摩提力的時候，那些干擾就收到，但他仍然入初禪的。是超過一般初禪。再看看第二種，「行善覺觀，不礙二禪」，什麼是「行善覺觀」？即是在定中仍然發揮善巧的覺與觀，覺就是尋，觀就是伺，即是你善巧，還可以在二禪裏面，能夠有善巧的尋、善巧的伺，尋伺都可以。但是一般的人不是，二禪的時候是怎樣？二禪是無尋無伺地，是嗎？即是大家看修行的人就知道，讀修行的書，二禪應該就是無尋無伺，但是如果你有一個三摩地力的人，在二禪裏面，仍然可以尋伺，是善巧的尋伺，行尋伺的心識活動都可以。

再看看，三禪，一般三禪的時候是怎樣？是離喜妙樂的，是嗎？即是在三禪裏面，心的喜悅是沒有的，是寧靜舒暢的感覺。如有三摩提力的人、三摩地力的人又怎樣呢？「生於愛喜，不礙三禪」，他的心仍然可以有種喜悅，不妨礙他在三禪。三禪本來是有樂而無喜的，所以三禪叫離喜妙樂地。現在可以有喜都行，都仍然入到三禪，這樣就特別。那四禪又怎樣？四禪捨念清淨，是嗎？所以東西是放下的，心很平等的，心正直的。但是看看他的四禪，為了「成熟眾生、攝受諸法，未曾捨廢」，他可以為了成就眾生，講攝受一切善法，善法和對眾生那種攝受，心仍然可以活動的，不需要放下的。本來在四禪就要放下的，不可以攝受眾生和攝受諸法的，不需要、不會的，那他就可以的，就「不礙四禪」。

這些這樣的攝受眾生、攝受諸法，這些心識活動，不需要停息的。這樣跟捨念清淨地的捨，仍然可以繼續活動，很有趣。這些就是超過甚麼？超過這個小乘。大乘超過小乘。即是四禪裏面，那個心仍然與普度眾生相應，都仍然相應，仍然可以設計很多新的方法去對機說法，同時是四禪，同時有辦法去度生的。因為在第八地已經能夠做到，因為第八地，它可以無相觀與有相觀同時進行，那麼成就力波羅蜜多，即是第九地是超越了第八地，所以一定可以這樣做。一方面可以普度眾生，住在四禪裏面，

都能夠做到。所以跟我們以前講過，或者你聽過四禪的特徵有些不同。四禪的特徵有些不同。如是你的心遊歷四種禪裏面，「如是遊四種禪」。

遊歷四種禪，一般人有種禪，那種禪會干擾你的禪，引起副作用的，可能你是貪這種禪，某一種禪，譬如初禪的時候，你初初會貪初禪。有些禪會有煩惱的干擾你。如果遊歷在四種禪裏面，就是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裏面，「諸禪惡對不能破壞」，即是無一些煩惱干擾你那四禪。每一禪，無禪病產生的，無禪病。因為坐禪會有禪病，譬如你讀一下《小止觀》，他說禪病，怎樣對付禪病，「雖遊諸禪，而不隨禪生」。那些煩惱干擾你的禪定，雖然煩惱在四禪裏面，而是不會跟隨你入四禪而干擾你。

即是說是很清淨的禪，離開一切干擾你的力量。干擾你的一些煩惱，不會生起。這個就是禪波羅蜜多的特徵。還有一種力波羅蜜多，最後一種，第七種了，念定慧那種慧，慧即般若。慧者有時是智，這個無漏智。這處即是無漏智。但是這個不是根本的般若智，而是後得的般若智。因為根本的般若智是第六的地，已經是圓滿了，第六地已經圓滿了。這個是力波羅蜜多第九地，顯然這個不是指那個根本智，而是指後得智。看看它，因為般若智有兩種，唯識家講的，一種叫後得智、一種就是根本智。根本智一般是圓滿了，這種是怎樣的力呢？般若的力，「謂世」，世間，「出世法(裏面)中不可壞智」，這種智，世間的法不會干擾這種智的，出世間的法亦不能干擾這種智的，這種智叫般若力的智。

「於生生中不由」……他舉例了，譬如世間，出世間就有兩種干擾，先講，都不會干擾你，先講世間事物，每一生你無入涅槃，因為不入涅槃住的，在生生之中，是由教師，「諸所作業」使到你得到「工巧明處」或者「醫方明處」等等知識。「工巧明」是一種知識，是六種明支，不是!五明支。一種叫做「聲明」、一種是「因明」、一種是「醫方明」、一種是「工巧明」、第五種是「內明」，這五明。甚麼叫做「聲明」?聲明就是語言學和聲韻學，即是我們現在讀語言學，語言學是有人教你

的。甚麼叫「因明」？因明就是邏輯，理則學，Logic。甚麼叫「工巧明」？明字是knowledge的意思，即是知識或者學問，一種學問叫明，無學問就無明，學問。「工巧明」即是一切建築等等，這些機械、建築、電子等等的學問，叫工巧明。「醫方明」，大家都知道，醫療保健這些學理。那麼就是四種，就加上佛法，叫「內明」，佛法是內明。「內明」就是出世的，其餘那四種是甚麼？

是世間。那這些學問是世間「最勝難作難忍」，這些是世間最殊勝，很難能夠學得到的，很難忍受到它來、取到它的，很難。但是在菩薩來講，這些難學的學問，「菩薩皆得現前」，因為他們具有一種般若力，在菩薩來講，這些難學難忍所得的知識，他們都完全掌握的、無困難的。而且錯誤的知識不會干擾你的、不會破壞你的。那這個就是內明了，這個就是出世間，前四種學問是世間學問。即是說很難學懂世間的學問，若菩薩能得到般若力，他都能成功的。但是很多人不是的，在香港 form four 分開班了，一些就讀 arts、一些讀 science。讀 arts 的學生讀 science 一定「肥佬」(不及格)。讀 science 的人，叫他讀 arts，可能不「肥佬」(不及格)，但讀得不好，為何？因為他無那種般若力。他的性向是傾於某一方面，attitude 傾於某一方面，他不能夠全面發展。如果你真是大菩薩，你修菩薩行，你應該是所有知識，你都學得的，沒有說性向傾於某一方面的。讀文科又不讀理科，讀理科又不讀文科。你就讀書可以，打球不可以；打球又可以，你讀書不行。打球了得，就「波牛」；讀書，「死咪書」的八股先生，都是這樣的，即是普通人，這些就不是菩薩具有。菩薩應該全面的，知識、智能的發展是全面的。你看看，四明，很難忍、很難學，他都成就，他能夠，菩薩皆執現前的知識。這一個，我們講世間的知識。

至於出世間知識，會不會被人干擾你呢？引導錯誤呢？又不會的。「若出世法救度於世」，對於有些出世法能度救度世間眾生，「菩薩(用)智慧隨順入」，即是隨著角色、環境就做普度眾生的智慧，出世間，使到出世。那些天人、阿修羅專是破壞的事，是不會干擾你的，干擾不到，即是「彼天人、阿修羅眾，不能破壞」出世間法。好方便隨順去了解這些知識，掌握出世間的知識，而且是普度眾生。這個就是般若。

顯然這不是根本智，根本智是不能夠度生的，用根本智學不到這個「工巧明」、「醫方明」等等，學不到的。無相怎樣學？要建立概念，就顯然……所以第六地的菩薩已經學滿足那個根本智，修行滿足了，所以我們叫他們做般若波羅蜜多圓滿。

般若波羅蜜多圓滿，是專指根本智那方面的般若波羅蜜多。但是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地那些都是般若，下面講那些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後過那個般若波羅多。又講回般若？顯然那些般若就不是原本我們講的根本智，應該是等於唯識家的根本智那種後得的部份，後得是不圓滿，如果後得圓滿了，他應該成佛了。如果第六地般若波羅蜜多圓滿，即是第六地要成佛才對。因為般若是成佛之母，你已經掌握了，為何你不成佛？原來第六地那些般若是指根本智的般若，不是後得智般若圓滿。後得智般若圓滿，分做四種波羅蜜多，就是方便善巧，是講後得；願是講後得，有概念。現在在講力，都是後得的。下面，還有一種智，智波羅蜜多，更加是後得，不是根本，小乘人就可以了。小乘人入小乘的金剛心，即是成阿羅漢之前的時候，他就可以圓滿了。顯然這個不是。

再看看，好了，這裏講完力波羅蜜多。其實力波羅蜜多是甚麼？我們總括這處，力波羅蜜多，在第九地就圓滿了，總括剛才都是兩大類，一類是思擇力，能夠判斷是非、判斷真理的，這個是思擇力，具有圓滿思擇力。另一種是修習力，對學佛法和去教人學佛法，這種力是修習力。思擇與修習。如果我們得到這兩種圓滿的時候，即是得到力波羅蜜多圓滿的時候，它有四個特徵，就是得到四無礙解。一種叫做法無礙解，對真理完全掌握的；義無礙解，真理裏面每一個義理都能夠完全清晰的。

法是體講，義是道理講、解釋講。還有辭無礙解，辭即是任何語言，在他的角度，都明白講甚麼，即是上一次我們講辭無礙解能夠掌握到的話，非洲人跟你說話，他不懂講中文、又不懂講英文，這些語言你未學過，但是你知道他講甚麼。對他所用的辭、語言，是完全無障礙的，即是任何語言都懂得。即是我們相信釋迦牟尼佛，是甚麼語言都懂得。同時，耶穌是甚麼語言都懂得。因為他是辭無礙解，一定要辭無礙

解，如果他不懂得的時候，你向他禱告怎麼辦？他怎樣懂得？他怎樣知道你講甚麼？所以一隻螞蟻說話，他應該懂得；猴子說話，他都應該懂得；大象說話，都應該知道牠說甚麼。有公冶長故事，都能夠知道羊怎樣說話，即是那些野獸怎樣說話，是一樣知道的。為何？辭無礙解是一個特例。剛才我們講力圓滿的時候，任何一個惡毒眾生，高慢的眾生，你都可以說法頭頭是道去攝受他。為何？你要辯無礙解，你跟他辯論，他肯定贏你，沒有東西能夠妨礙辯論術，所以力圓滿有那麼多好處，四無礙解好處。你未到第九地的時候，你就無這四無礙解，掌握不到。這個力波羅蜜多到第九地才能夠完全圓滿，在第九地前，逐步慢慢修的，讓它成就。

那麼，接著最後一節了。這個節是j這節了，就是講智波羅蜜多。「我今當說智波羅蜜(多)」。智波羅蜜多是講甚麼？「此中若世間所行書論印算數等，及界性論、方論」等等，這些學問你都能夠掌握的，都了解。這個就是特別知識。甚麼叫世間書論？即是世間所有的哲學的著作、文學著作等等。印就譬如一些印鑑，這些咒語，這個咒印，就譬如印鑑不是一定懂得。佛法有甚麼？三法印，都是印來的。那些修密宗，結印的。結一個印，印就代表身業，身密，是嗎？口密就叫咒。身叫甚麼？身密。印，對印、對書論，和數學等等，對於那些界性論，界性論解釋醫學裏面那種性質，瘋狂的性質是怎樣？黃痰的性質是怎樣？癩的性質是怎樣？是由於某種的地水火風，哪一種不配合得好，地多或者風多或者水多？就引致不同的病徵、病源，那些病徵，病的源頭產生，他要了解，這種叫做界性論。界即是六界，六界是甚麼？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，叫六界。地、水、火、風那些界，那些構成宇宙的元素，這些元素需有適當的配合的。如果不適當就會出錯，出錯的時候或者不相應的時候，就產生病、各種病，這種學問在印度都不算學問，即是好似中國那樣，五行是不配，配合得不好，或者水多，或者火多，或者風多，那年就不選了，五行，每一年都有決定，甲子年，甲是代表甚麼？子是代表甚麼？這些，我不熟悉，但是知道道理是這樣，知道哪年可能打風、哪年可能下暴雨、暴雨成災。通常哪個年份就知道哪一年的流年如何，這些學問都叫做甚麼？界性論。是哪項多、配合得不好，哪樣出錯？

醫方論，這個方論，醫方論這樣解釋，論醫方的理論。醫學理論。哪些是治甚麼？譬如治乾癆，乾癆即是人的瘦，消瘦，或者消渴病，想經常飲水。消渴病即是現在甚麼病？糖尿病，就知道怎樣的方法去治療這些消渴病、糖尿病、一些人消瘦，都知道怎樣做治療。一些癲狂、鬼持，鬼持即是鬼弄你，鬼令你有病，他懂得怎樣醫你的。一些蠱毒，有些東西吃了，蠱，(但被)下了降頭，菩薩如果是第九地，可以解降頭，十拿九穩一定懂得解，那些蠱毒，完全可以解到、明白了、了解了。這些就叫做方論，去對治各種的病，有些內在的病、有些外在的病等等各種病，都可以治療。那些菩薩豈不是很古板？很嚴肅？不是，我們看看下面，他們能夠「作戲笑所攝文章、(又可以)談謔」等等，「令(眾)生歡喜」，又可以談笑風生，可以作弄一下別人，說一下笑都可以。所以不是很嚴肅，不需要一定很嚴肅，他們好似《詩經》所講「善戲謔兮，不為謔兮。」他跟你開一下玩笑，作弄一下人是善意的，沒相干，讓他開心些，去調劑這個生活，不一定很古板、不一定很嚴肅的。有種……這個智波羅蜜多可以這樣的。可以……又可以變現很多神奇東西，又可以「出生」，出生即是變現的意思，生出，出生即是生出的意思。出生一個鄉村、一個城邑，一個花園、一個園苑，就是花園，又或者陂湖，有水的湖泊、池井，可以沒有水飲，變一個井出來。那處無東西食，變華果，華叫花果。那處無藥物醫人，他又變現些甚麼？藥物。那地方很大，他變叢林等等。又可以顯示那麼多神通。又應該能夠變現金銀、摩尼寶珠、瑠璃的七寶之一、貝殼，舊時的貝殼很貴，所以是貨財的貨，錢財的財字用貝。舊時貝是當作貨幣的，所以漂亮的貝是很值錢的，是當作寶貝，就是貝。又變現一些石玉出來、又變現珊瑚等等的寶性的物。又「入於日月薄蝕」，薄，壁也，又使到的日光壁著月光，遮著光，產生月蝕，又月光遮著日光，產生甚麼？產生日蝕。日蝕、月蝕都可以顯現，本來不日蝕的，但他一個有智波羅蜜多的人，就可直接導致日蝕都可以。看到日蝕，不一定日蝕，他使到你、令到你看到有日蝕都可以的。又可以「星宿地動」，星即是宿，宿即是星，天上的星在移動，這個我們讀《三國演義》都有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？

諸葛亮臨死的時候，於是告訴手下聽，放一粒米在舌底下，於是司馬懿見到有一

粒星很急速降下，又很快上升，初初降下的時候司馬懿就說：「現在諸葛亮已經死了。」，我們可以出兵去打他了。但是見到一粒星上升到天，於是這個司馬懿就說：「諸葛亮很狡猾，引我出兵。」於是不敢追，(蜀國)整隊軍隊之後安然無礙地回去四川、回去成都。這樣諸葛亮是否真的可以，我就不知道，即是普通凡夫，諸葛亮是凡夫，他不是第九地菩薩，他都可以做天的一個星，會變現的。又會地動，地下會動的，地下會走的，地動山移的，這些這樣的現象出現。因為這些都是虛假的，不實在的東西，造一些虛假如幻如化，即是好似大衛高柏飛一樣，你見到是這樣，穿了過去，在那女人的頭上斬一刀下去，分開兩邊，還掀起一邊身體，合起來再掀起另一邊，如果即時掀開兩邊的身體，還看見到，可信性更高。這個是幻象，那個日蝕、月蝕都是幻象，星宿怎樣會移動？怎會下來又升上去？幻象而已。你眼花看到它，所有東西未必是真的，不是完全實在的。都是假的。顯現一些假的東西，有甚麼可能我相信。即是從幻來看，明知道是幻，有甚麼是不可能？於是「夢怪等事」。讓你這個人心很高傲，讓你發夢發到被惡狗追，來挫你銳氣，使到你結果接受佛法都可以。他入夢，「魂魄不曾來入夢」，我們讀過詩句，魂魄可以入夢的，使到你的夢見到某種影像，佛教根本相信這件事，根本使人入夢，使到人他夢到一些東西也可以，他在定中加持你，讓你發一些古靈精怪夢，有這種力的眾生就可以這樣。不過他不是作惡，夢怪我不是想他壞，走去警醒，使他走向正途的意思。

智波羅蜜多又可以這樣。又可以建立一些相，各種的相，和可以「建立(相)諸身分節等」，即是他可以變現各種相，變一個頭，身體的某一個部份，身體的某一個肢、某一個節，譬如，突然有一隻手出現都可以、無端頭跳出來又可以、無端生出一隻腳又可以。千手千眼觀世音是嗎？顯然觀世音是不只第八地，或者第八地弄一千隻眼出來、一千隻手出來，建立這些。你對於千眼千隻眼覺得很出奇，不出奇，原來菩薩資糧應該修行的。你都能夠千手千隻，待你成佛的時候，因為你示現出來。原來沒有甚麼稀奇，因為你不要以為佛法講一些古靈精怪。因為它後面那部份意義，不是表示他千手千眼，是顯示用各種的神通力量去度生，使他向善而已。一切的現象都如幻如化，所以我能夠顯現。

好了，又另外，向問禁，入境問俗的，好似「於禁戒」，應該甚麼做、甚麼不應該做，他又知。「知於禁戒」。又知「行處」，觀甚麼。「行處」，甚麼叫「行處」，你所觀的境的行處，即是他心想甚麼，你都一樣知道。這樣，「禪那」，你入甚麼禪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或者無想定？或者你是滅盡定？一看就知道，佛就是那麼厲害，這處未到佛的境界，這處未到佛，要圓滿，十地就圓滿了，就成佛了。那他望一望你，你是甚麼禪就知道。我們不能，要請你講出來，因為我都未入過那個禪，我怎會知道？佛就甚麼禪都入過，全部知道的。所以他能夠知道你入甚麼禪。你運用甚麼神通，他都知道。對於能知神通，就知道無量無色處，即是無物質現象的地方，你在空無邊處，他就知道空無邊處。你是站在識無邊處地定，又知道你在入識無邊處地定。如果你無所有處定，非想非非想處想，又知道你現在心的狀態是怎樣。你要入甚麼彼岸，有些人是(以)成佛做彼岸，有些人是(以)辟支佛做彼岸。有些人是(以)阿羅漢才是彼岸，於「及餘正覺相應利樂眾生等彼岸」又能夠知道。知字是直落的，知字，知於甚麼，知於禁戒、知於行處、知於彼岸，知是全部行一直落的。這些力就叫智波羅蜜多。這個是後得，如果是根本智，怎樣知道呢？觀無相，我怎樣知道彼岸是哪裏？

你尋彼岸概念，都是尋的，顯然這個是後得智起，唯識家來看。又是知道很多東西的，又知道世界會成，怎樣成；又知道世界會毀，怎樣毀；隨著世界成、隨著世界的壞，全部都知道，世界何時成？世界何時壞？全部都知道。又知道造甚麼業，所以世界能夠成，共業。這個世界的共業是不好的，所以世界快要壞。就會知道這個世界的業是怎樣的，世界就會壞，知道世界的業。共業是怎樣，就會成的。世界自己不會成壞的，世界之所以能夠成壞，就由於業，共業使到它成壞。如果心是清淨，世界就會清淨；你的心是染污，世界就會染污。是隨眾生的心而顯現。菩薩有這個智波羅蜜多，一樣知道，大多數人的共業是怎樣的。譬如亞洲金融風暴起，亞洲的共業使到它起。在未起之前，那些菩薩一早知道，它幾時散？危機幾時會息？應該都知道的。世界都知道，何況這樣普通的業，很小事，金融危機是小小事，雞毛蒜皮的事，跟世

界成壞相差太遠了。世界的成壞由於甚麼業引致？都全部明白，何況金融危機的成因不明白？一定明白，於是很多自在，十種自在。一種叫做「命自在」，即是我在這個世界住一萬世都可以，十世又可以，我的壽命可以完全掌握在我手裏面。「心自在」，我的心理活動是怎樣，又掌握在手。

「眾具自在」，你生存力的資具，又喜歡取甚麼就甚麼，我喜歡示現一個很有錢的大富豪，好似維摩居士可以；我變了一個很窮的濟癡和尚，全身都是「老泥」又可以，因為他的資具是怎樣，任他示現的。「業自在」，做甚麼業由自己決定。「願自在」，我的願是怎樣，又可以自己決定的。「信解自在」，對於真理的信解，完全掌握了。「神通自在」，我變現甚麼神通，任我心怎樣想的。「智自在」，如果聰明才智了解，所有事都由我決定的。「生自在」，這個生跟命不同，我們喜歡生哪裏、生多久就是命，是嗎？生在哪裏就是生，生只是投生在哪裏？示現生命在哪裏。命的時候，示現生命是多久。命字是 duration，生是指出現那裏。生有自在。「法自在」，真理掌握由我自己決定的。十種。「得如是等十自在已」掌握了「為不思議智者」，你就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是不可思議的聰明。又「無量智者」，你具有無量的智慧。又「不退智者」，你智慧不會減少一分的，只有愈做愈聰明，愈做直到成佛為止就是圓滿。你的智慧不會退轉的，但是我們不是的，我們的智慧退轉的。你幾年沒有看過禪宗的東西，你再看一看，沒有那麼清晰。你日日看的時候，你愈看愈有滋味，愈看愈清晰，花很少時候，知道很多東西。為何？我們會退轉或會進步，他只有進步，沒有退轉。他這個智者是這樣的，這個智者那麼難得。如此智慧有幾多呢？其實數不出的，照樣講的，「有八萬四千行相」。智慧活動有種情況叫行相，即是有八萬四千種的智慧活動的行相。這種智慧的活動情況，有八萬四千種，此數即是多，無量智慧，表示無量智慧的行相，智慧是無量，由於智慧無量，行相活動亦都無量。這個是菩薩所知的智波羅蜜多。所知的，包括修。知與行的，知道要做的，不能夠知與行分開的，要知行合一的。知道就要做、知道就要學。譬如四聖諦，你知道，那就去學。就要知苦，就要怎樣？斷集，就要證那個滅，就要修道。不是知道便算，知道就要斷、證、修，接著來。這些智波羅蜜多，知道就要修，圓滿證得。於是就講完了。

十波羅蜜多，以前大家接觸六波羅蜜多，都接觸過。但是，現在你聽過一次六波羅蜜多之外，好清晰，再加多四波羅蜜多，就知道十地那些菩薩究竟修這個菩提資糧學甚麼。有那麼多東西學的，只要學完就可以成佛，成就了就可以成佛。全部十波羅蜜多圓滿了，你就是佛，與佛無異，這樣就做總結了。丁三，丁三完了，剛才那節。丁三，就是正取六度，六度來總攝一切，六波羅蜜多，即是菩提資糧是無限多，原因是佛的身所具有的功德是無邊，所以開始那首頌講了，所以菩提資糧是無邊。但是無邊只講六度那麼簡單就講完了，為何？就要解這個問題了。你講六度，又無邊？這個菩提資糧，六度或者十度，最多講十波羅蜜多，講完了，那個體就是這樣，正取六度，這個就是菩提資糧的法體。為何？

要解釋這個問題。於是用一首頌去講，「此六波羅蜜」，包括十波羅蜜多，「總(括)菩提資糧」，為何呢？他舉了一個例，「猶如虛空中，盡攝於諸物」。甚至擴大少少，不外乎十波羅蜜多，這個引一個釋文，自在比丘的釋文，「如是解釋六波羅蜜中總攝一切菩提資糧」，為何能夠統攝一切菩提資糧？原因就是六波羅蜜多、十波羅蜜多好似虛空一樣，虛空就是，「行住諸物，有識無識」，有識無識的諸物，都全部可以含涵、統攝入去虛空，虛空包括了。甚麼叫做行住？行即是活動，住就是無活動的一切事物。有識無識即是有情和無情，都住在虛空裏面。虛空都統攝一切，六波羅蜜多就好似虛空一樣，一切菩提資糧都被六波羅蜜多去統攝，舉其大者講，講六波羅蜜多，六種；再大少少，就講十波羅蜜多，再逐漸講，無邊的波羅蜜多，即是無邊的菩提資糧。十波羅蜜多是統攝之外，它所統攝對象，一切無邊的菩提資糧。如果用兩個字統攝菩提資糧可以嗎？可以，一個智、一個悲。兩種資糧，這個就是呂澂先生的總括。呂澂先生把六波羅蜜多、十波羅蜜多或一切菩提資糧，就用兩個字總括，就是智慧和悲、悲智。即是世界上的事物，可以放大去講，可以收攝來講。將一兩個概念統攝很多繁複概念，很多繁多概念都可以，悲、智這兩種波羅蜜多，就是攝統一切。這處，他又無這樣講六波羅蜜多，因為傳統講，小乘人修四聖諦，大乘人修六波羅蜜多，一般是講六波羅蜜多，那就是他的解釋。

接著就講另外一節了。正取六度已經講完，於是講丙一，這個丙二，我們有三十一首頌，丙二是旁通餘義。旁通餘義即是說菩提資糧的體是甚麼？用波羅蜜多就足夠了。但是有些眾生或者有些書本的有些菩薩就在六波羅蜜多之外，還講及其他的菩提資糧，於是就有旁及到其他資糧。就分開二大節，一節是丁一，就講四處，丁二就講四無量。分開兩節，先講丁一，丁一就講，旁通餘義，分二，丁一，就通這個四德處，通者即是說菩提資糧，可用除了六波羅蜜多之外，亦都可以包括、通攝於這個實捨寂智，這四種德，四種品德修養，四種修養，四種德的修養。又通四無量，即是四無量心，慈悲喜捨，可以分兩部份講。先講通四德處來講，丁一了，通四德處。那有首頌了，「復有餘師意」，還有其他的菩薩講其餘的菩提資糧意義。「諸覺資糧者是實、捨及寂、智，四處之所攝」。他說覺資糧，覺字等於甚麼？菩提，覺資糧等於菩提資糧，我講過，講了第四次、第五次了。因為有時候用三個字去表達，有時間用四個字去表達。用這個四個 syllables、四言去表達，就叫做菩提資糧；用三言去表達、用三個 syllables 去表達，叫覺資糧。其實是同一樣東西。這些覺資糧可以用實、捨、寂、智這四處去統攝它的。這首頌的意思就很簡單，就明餘師，指實、捨、寂、智四德，做菩提資糧的法體。先引呂澂先生那個《講要》，就講一下實、捨、寂、智這幾樣東西是甚麼？呂澂先生就說：「餘師說六度以外，尚有菩提資糧，四德處了。」四德處即是實、捨、寂、智，暫時未講。四德處本來見於哪裏？實、捨、寂、智的意義見於《十住毗婆沙論》。

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是龍樹菩薩另外一本很著名的論，講修行十地的，初地怎樣修、二地怎樣修、三地怎樣修？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有用到這個概念，但是譯法有點不同。因為《十住毗婆沙論》是鳩摩羅什翻譯的，鳩摩羅什譯它作諦、捨、滅、慧，一樣的，實是真理來的，即是諦，諦是無顛倒真理；捨就一樣；滅即是寂滅，滅諦即是寂滅，所以滅是一樣的；智即慧，慧即智，譯法是不相同的。跟現在法藏所譯的，有些差異了。如果掌握了實，捨、寂、智，即是諦、捨、滅、慧，就可以叫稱如來家，就是入了如來的家了。家者是甚麼？住的地方，佛所住，即是你能夠得到佛者，住如

來的覺位。因為如來覺位叫甚麼？菩提。住在菩提，你得菩提所以變成如來，大家是如來，你在如來的屋，加入家族裏面，即是你到如來境界，佛境界。這段文字，我又引資料，《十住毗婆沙論》卷一裏面，卷一即是〈入初地品第二〉，即是《十住毗婆沙論》的第二品，〈入初地品〉，有一段說話，「復次，諦、捨、滅、慧四功德處，名為如(來)」，本來它是無來字，是我加下去。以是實捨寂智或者諦捨滅慧這四法，就可以「來至佛(如來)地」，來至如來所處的地方，「故名為如來」，因為修這個實捨寂智，如實修習實捨寂智，亦來到這個境界，就叫做佛，來到如來境界。如來，如理而來，修這些法就來到這個境界，這是如來的意思，意思就是這樣。實捨寂智修到就叫如來。即是說實捨寂智是修如來果德，它是因來的，所以它叫菩提資糧，所以這個就是菩提資糧了。這個實捨寂智是甚麼？

接著引自在比丘的解釋，分開幾段，這 a、b、c、d，四段。「又一論師」，即是有些論師，不是一個論師，即是一類論師。「作如是念」，即是這樣想，這樣的觀點。即是「一切菩提資糧，皆實處(所攝)、捨處(所攝)、寂處(所攝)、智處所攝。實處(所攝)，實處、捨處、寂處(所攝)、智處所攝，實捨寂智四處所攝。處字，即是四類修行所引致的。那第一樣甚麼是實？實的意思即是，不虛誑相，虛即是假、誑即是假，欺騙人叫誑，對嗎？所以佛是無誑語，他不會「講大話」。實即是戒來的，最不虛假真就是戒，即是守戒，即是要守戒波羅蜜多，「是故實為尸羅波羅蜜」。實捨寂智的實，是戒；捨是甚麼？捨是布施，捨即布施，即是修布施。「是故捨處為陀那波羅蜜」，陀那即是捨，即是捨就是布施，即是布施波羅蜜。寂是甚麼？，寂是「即心不染濁」，心不染濁，心不染、心不濁就叫寂，心怎會不能染濁？你不會被你喜歡的東西、愛的東西，你所愛的東西所動搖。又不會被不愛的東西所動搖。如果「心不濁(的時候)，愛、不愛事所不能(搖)動」，即是禪定和忍。於是「是故寂處為心不動搖」，不染濁，即是「羶提波羅蜜」，羶提即是甚麼？忍辱波羅蜜或者安忍波羅蜜。你不安忍的時候，你開心就會動搖、你受苦惱又會動搖。

所以忍辱不是不對，不是有人來讚美你，你的心就動，都是修不到安忍。都修不

到安忍，即是喜樂都不能夠動搖。喜樂皆亡。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，到一個境界，喜樂俱亡，那個境界才叫安忍，就不叫忍辱，「是故寂波羅蜜多」，是羸提，這個讀撐字，羸提波羅蜜，及禪那，即是禪定波羅蜜。寂處即是忍辱波羅蜜，和禪定波羅蜜。智是甚麼？智處般若，「智處還(原)為般若波羅蜜」。還有一個精進沒有講，是嗎？六波羅蜜多，只有四種，四種處裏面，就有一處攝兩種波羅蜜，五種波羅蜜。還有一種？於是「毗梨耶」，毗梨耶是精進，「波羅蜜遍入諸處」。因為為何，毗梨耶即是精進，「以無精進故，諸處無所成就」，無精進，因為即是精進，因為無精進，實捨寂智諸處無所成就。即是它包括這個精進波羅蜜多。因此，我們做一個表了。四德或者叫四德處，就是實捨寂智。實就是持戒波羅蜜多、捨就是布施波羅蜜多、寂就是兩種：安忍波羅蜜多和禪定波羅蜜多、智就般若波羅蜜多。而實捨寂智都是由精進波羅蜜多所推動而成就。因此四種德處，即是實捨寂智就統攝了六波羅蜜多，於是我們就說六度與四德原來是一樣的東西。怪不得有些菩薩就說菩提資糧就等於四德處。四德處一般經論就不是用四德講，是用六波羅蜜多。兩項相反、相違，那現在是護違，一樣的東西，四德處即是六波羅蜜多。

接著，我們看看呂澂先生的《講要》。呂澂先生就說，自在比丘就在這地方為四處仍然不外六度。因為實就叫做諦，即是戒，意思是「實踐不虛」。戒，要實踐，叫道，不是空口說大話，要用行為去實踐的，所以是實，要實踐的，還不是實？那麼滅呢？即是忍波羅蜜多和定波羅蜜多。「寂靜不動的(緣)故」、忍是直接不動、禪定都直接不動，禪定的時候都是，因為禪定在第四禪的時候要修捨念清淨，都是「寂靜不動故」。是不會搖動的，亦都要心一境處的，亦都能夠寂靜不動。所以這個寂波羅蜜，這個寂處就是安忍波羅蜜多和禪定波羅蜜多，兩種波羅蜜多所攝。捨就是布施，施捨別人；慧即是智慧，就是般若了。「精進遍於一切」，所有都有，四德的圓滿，因為遍一切，所以四德都能夠圓滿，般若圓滿了。「於是『四處』、『六度』無以異」，是一樣東西的。很簡單了，不需要我詳細講。

就第二部份，就是丁二了。即是講那個旁通餘義，有丙一，丁一、丁二。丁一講

了，丁二四無量了。即是慈悲喜捨。四無量又分開兩節，一節講慈悲喜三種無量，另外捨無量，獨立講，因為捨無量複雜，慈悲喜就簡單，就分開兩節講，於是，丁一就「旁通四量」，分開戊一、戊二，戊一就慈悲喜三無量，戊二就捨無量。為何要分開兩樣講呢？看看呂澂先生的《講要》說，「前三」，即是(慈、悲、喜)「(是)一類」，後面另為一類，前一類即是慈悲喜，「可使眾生離(開這個)世間苦、得(到)究竟(快)樂」所以是一類。「後(面捨無量心的時候另)一(類)，(即)令(使到)眾生常(得)安(樂)」。因為捨就安樂，心不傾動，心正直、不傾動，平等不傾，這個平等性、正直性等，心不傾動，是另外一類。與那個喜樂無關的，因為連喜樂都捨了，去到捨的時候，慈悲喜都捨棄。執慈、執悲、執喜都不是捨，就連慈悲都要放下，放下時候不捨眾生，叫捨。原來特別解釋，慈悲喜捨都要特別解釋，很特別的，看看下面就知道。

先看看第一首頌，就是慈悲喜三種無量，有兩首頌，頌九和頌十。頌九說：「大悲徹骨髓，為諸眾生依；如父於一子，慈則徧一切」，這句的句子就是這樣，那些菩薩修大乘《(菩薩)資糧論》的菩薩，他有大悲心，那些大悲心就透入去他……不是膚淺的大悲心，是很深入的，透入骨髓那種大悲心，他有這種大悲。這種大悲是眾生的所依，眾生依這個大悲的，因為你要去普度眾生，得到你的普度，所以你怎樣普度？你要拔眾生苦，眾生依你的大悲心而存在的。那菩薩需要大悲，悲憫眾生，做眾生的所依。好似兒子做父親(口誤：應是父親做兒子)所依，「如父一子」，好似父親對兒子一樣，用悲憫的心對兒子。兒子快樂的時候，你就快樂。兒子病的時候，你就是不開心的。因為你悲憫他，於是悲心好似父對子，父包括母，子包括女。通常讀書，你不能夠說母親就不疼錫兒子的意思，講父就包括那個母親，父親包括母親，兒子包括女兒，一樣的。慈就徧一切，如果講到慈無量，就對一切眾生講，悲無量為何不是對一切眾生講？因為人有苦，你才悲憫，無苦卻加以悲憫他，那麼多餘的。表示悲的心的對象是少的，但是慈的心的對象是無邊。因為他很有錢，李嘉誠有幾百億了，但是你會慈他的，希望他不會不好，希望他有更多的錢，這樣的慈。悲就不是，要「雪中送炭」，是嗎？根本不是雪，我們何須送炭呢？

所以悲的對象少，慈的對象是無量。一切眾生都是慈，但那些受痛苦的眾生，你才去悲憫他，對他慈愛就應該對所有眾生慈，於是慈的範圍，是大的、是積極的，悲的範圍是少的，是消極，去苦，悲是去拔苦。就不是給予快樂，你給予他快樂就慈，你拔他苦就是悲。哪一種急切？拔苦是急切，是嗎？因為一個剎那牙痛都好難挨，快些給他藥吃讓他止痛，是難挨些。他已經穿一件 Cashmere，你不需要給他穿貂皮，環保，你日後給他貂皮穿都可以的。他現在根本不會穿貂皮，即是這樣舉例。應該都足夠了，已經無痛苦了，那要先濟他那些急，濟急就是悲，悲就是急切，就是對象比較少。佛和菩薩就是所有眾生都要慈悲看待。甚麼叫做喜？喜一般就是隨喜、別人快樂，你有錢，我不會「憎人富貴厭人窮。」，我替他高興，叫喜。但是這處不是這樣解釋，請大家注意，這處不是這樣解釋，「若念佛功德，及聞佛神變，愛喜而受淨，此名為大喜」。使到眾生聽見你講一些佛的功德給他知道，你講一些佛的神變給他知道，使到眾生經常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功德，念佛不是口念，是記憶，念是字記憶。請大家注意，這個念佛，既對佛的功德，是記憶不忘的，那樣解釋。

他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我們說這個極樂世界，他聽小鳥念佛有甚麼意思呢？不是，他聽見小鳥鳴叫，要使他對佛的功德記憶不忘，對佛的教法記憶不忘，對那處所有的大德化度眾生記憶不忘，不要忘念、不要忘記的念佛意思。又使到眾生聽佛的神變，剛才講了佛和菩薩的神變，就可以將一個很大的須彌山，可以由這個世界擲到那個世界，好似核桃般那樣擲，這樣的神變。就舉一些神變的故事，給眾生知道。而且使到他歡喜，使到眾生很開心的，而心本來有染濁，現在變得很清淨心。聽到佛的神變的故事，既對佛的功德，記憶不忘；普度眾生的大願，記憶不忘，使到心很清淨、很純潔，這樣就名為大喜。喜字是這樣解釋，那麼對自己又是，對你自己、對佛的功德是記憶不忘，對佛的神變又了解到，聽了後心裏頭很清淨，不會染濁，那你就大喜了。你就修大喜。不是解釋為隨喜的意思，那自然包括隨喜，如果別人有錢，你妒忌別人的，別人有過失就拍掌，那樣的時候，不是佛的本懷。你忘記了佛那種功德，是嗎？如果你聽到佛的功德，記憶不忘的時候，你一定不會這樣出現的，你的心理狀態不是顯現這樣子，所以這樣的解釋是完全攝持了，以前一般人解的隨喜這些概念，是

包括隨喜的，所以這個是大喜。這裏解第一句。

第三十七頁，他的意思是這兩頌講四無量心，那種慈悲喜捨的三種無量心，來到說這三種無量心都是菩提資糧的法體之一。又引這個出處，《大智度論》卷二十講四無量心，是哪四種？是慈悲喜捨這四種，但《大智度論》的解釋不同，看一看，因為《大智度論》所講是修定的。慈是慈念的意思，慈念無量眾生，叫慈。即是都是修定，你在定裏面，能夠給予一切眾生喜樂的。你發這樣的思維、這樣的想法、這樣的觀法，這樣就是修行方法。這個就叫慈無量心的修行方法。

使到眾生是「安隱樂事以饒益之」，目的是甚麼？修慈無量心去破除憎恨那種感受，即是你是瞋心，要破瞋心，你就要修慈。如果你的心經常都憤世嫉俗的，有一些這樣的人，他自己知道或者我們告訴他，「你憤世嫉俗！」，讓他(想)要怎樣處理？教他修慈無量心，他就會修行，(修行到一定程度)，他就不會憤世嫉俗。因為他經常觀想帶給眾生快樂，又怎會憎恨眾生呢？第二種叫悲無量心，悲無量心是悲憫所有眾生、無邊眾生，使到那些受了苦，受各種身體的苦、心理的苦那些眾生，得到舒解，這些眾生是甚麼？是天、人、餓鬼、地獄、畜生五道中，種種眾生受種種的苦，種種身體的苦、種種心裏頭的苦，你能夠悲憫他、憫念他。憫即是悲憫，念是記憶不忘，對眾生記憶不忘，然後去悲憫他。目的是對治惱、煩惱，這個惱，惱是隨煩惱。記不記得？忿、恨、覆、惱、嫉、慳，是瞋心一類，對於惱的。喜無量心，他這樣解，是令甚麼？令無量眾生很歡喜的，得到歡喜。去修這種心的時候，心是定來的。請大家注意，修這個心是修定，心學即定學，修這個定心的時候，是除去不愉快的感覺，心裏頭經常鬱鬱不樂的人，就應該修一下這些心。對自己的不愉快，你就要修喜無量心，使到眾生得到快樂。這處都不是解隨喜，即是喜無量心有幾種意思解釋。相反，這種就跟我們的《菩提資糧論》相似，是嗎？《菩提資糧論》說甚麼？使到眾生念佛，是嗎？使到眾生怎樣？是聽佛的神變，而心變得很寧靜，那麼就開心。這樣就是喜無量心，因為大家都是作者，大家跟龍樹的一般意思解釋不同。

甚麼是捨無量心?意思解釋是兩本論完全不同的，這處他寫就前面慈悲喜三種心，捨應該是不要執著，是這樣解釋，捨離前面那三種心，捨離之後怎樣?但是「念眾生不憎、不愛」。繫念眾生，對眾生又無憎、又無愛，即是「與人無愛，亦無瞋」。原來這處，這句是蘇曼殊的名作。「與人無愛」，同時是無瞋。原來是捨來的，蘇曼殊寫這首詩、這詩句，不知大家(知道)這位詩僧，這位作詩僧就是這個詩句。那些詩句又跟它相應，原來修捨無量心，就是捨棄一種慈悲喜，都要捨。對一切眾生既不恨、亦不愛，一視同仁，機械式反應，物來順應，所以到最高境界，愛的時候，可能有一個貪，變了貪、偏愛。有了偏愛都不是不愛，都是愛。是平等無執著，這樣叫做捨。這個意思解釋不是這首頌，這個《大智度論》是解釋大品般若，但是這句頌，我們講的論，另有意思解釋。這處給大家參考這首頌，這本論的這兩首頌是怎樣解釋呢?那星期四再跟大家探索。

-完-